

故居裡的生命和熱愛！

五常國中 鄭挺翊

故居，映入眼簾的便是這兩個字，這不單單僅是為這棟充滿懷舊氣息的建築設下的名字。

傲立在眼前的建築，閃亮過、輝煌過，日式挺拔的建築，有木頭質地的溫潤，看起來像是跟梁實秋先生一樣，依然散發英著氣的謙謙君子。

梁實秋故居鄰近師大夜市，本該是如同夜市般嘈雜的環境，卻因為隱身在巷弄，所以多了些靜謐與神秘。鄰近油條店家大排長龍，各種聲音、氣味，填滿了這個時空，金黃油條沈浮於油鍋的滋滋聲、攤販招攬的吆喝聲、人群嘻笑的話語聲，油條炸得香酥、水煎包撒上芝麻穀味噴香、人群的汗氣以及香水味，在空氣中依稀可辨，唯有、唯有一幢安靜的房子，挺立過師大夜市的興衰榮枯，見證學生們從手挽著手散步，到人手一台手機目不轉睛，梁實秋故居伴隨著師大夜市一起走過時代的變遷，安然自立成師大一處獨特的風景。

站在梁實秋故居前，感受著身邊聲音和氣味的擁抱，閉上眼，懷想六零年代，連無線電話都很珍貴的時光，特別幸福，也別有一番懷舊風味。

時間不對，無法入內參觀，我只好從圍牆外踮起腳尖往內看，門庭中一隻鳥悠閒的在院中四處散步，不顧旁人眼光，霎時間，我的腦中立刻浮現梁實秋的〈鳥〉這篇文章，如同文字裡敘述的，這隻鳥是那樣的「穠纖合度」，散發的神態像是歷史上那些將領的神采飛揚，「牠走了，牠甚至不回頭」，鳥兒散步的神態毫無顧忌、旁若無人，如同梁實秋本人簡雅且淡薄名利的個性，鳥兒駐足在庭院的某個

角落，像是在觀照牠的土地，又彷彿是梁實秋回來眷戀地看著自己的故土，只是此刻，以鳥的型態，再次神態自若地安守著故居。在我心裡，牠就是梁實秋的化身，即使渺小，即使是世界上一個微不足道的部分，卻始終不渝的熱愛自己的家鄉，像梁實秋，如同夜空中劃破天際的流星，就算明白自己有一天終將走入歷史，依然不留灰燼的燃燒自己，他是那樣強烈地觸及我的心。

駐足許久，還是離開了這裡，從故居到紀州庵，同樣風格的日式建築，卻有不同的感受，得脫鞋進去參觀，彷彿真置身於日本一般，各種擺飾，還有物品的方位，每個都真切地被擺放在屬於自己的位置，就算有些書被迎來的風吹得翻了幾頁，也從不踰矩。木質的地板有些陳舊，卻在不久前翻了新，打上新蠟的木質地板傳來陣陣的空靈的香氣，徘徊在我的鼻尖，稍冷的風吹散香氣，感覺十分上癮。

書架上還有一些特別吸引我的繪本，我把每本都大略的翻了一回，繪本裡的畫作是那樣的美好，色彩繽紛的畫作像是沒有人到得了的美好城市，上一秒可以看見早上的碧海青天，下一秒卻可以看見晚上的沉睡星雲。正當我倘佯於繪本中的烏托邦時，看見旁邊的玻璃夾層裡有似乎是過去大人物們寫下來的書法字，不過全都堆疊在一起，我看得不是很清楚，卻可以感受到那字裡行間傳達的生命氣息。

正當我們準備離開時，才發現走道旁有著好幾排紙鶴，還記得小時候媽媽出了車禍，我坐在離媽媽有些遠的長椅上小聲的啜泣，而爸爸只是靜靜的坐在媽媽身邊，櫃子上疊滿了五顏六色的色紙，爸爸拿起一張又一張，一刻也不停歇的幫媽媽折紙鶴。想起了那些泛黃的回憶，我一下子濕了眼眶。

我不禁緬懷時光飛逝，從故居到紀州庵，居住在這裡的人們，都曾經認真

踏實地活著，曾經這麼努力散發著生命的力量，因而將有限的生命，留下了不朽的篇章。老屋裡的文物，傳遞了他們永恆的精神，不斷讓新的生命、後起的人感受、發掘、承繼、那些熱愛文學的、或者和我年齡相仿的人，也在所謂「故居」中，得以細細品嚐這些靈魂的溫熱。文學的光輝從古到今生生不息，每一個文人故居，都像是一個文人小小的宇宙，不斷有繼起的人在舊的宇宙中碰撞出新的星辰花火，文學是堅毅的北斗七星，指引著我的去向，即使人類一天一天衰老，然而文學不會。